

福建省龙岩市部分名校2021-2022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5月月考试卷

现代文阅读（35分）

1. 现代文阅读
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回答问题。

材料一：

福柯特别强调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。历史本来只是由一些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是历史学家为了呈现事件的连续性，通过分析可能会回避、抵制、消除某些东西，但却从未意识到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、脆弱的、颤抖的“历史”漏过去了。当我们进一步去审视沈从文的“乡愁”以及“乡愁乌托邦”，我们同样发现了历史和事件中的缝隙和褶皱。

《边城》在沈从文回湘西前已创作了前6小节，后15小节是他回北京后续写的。毫无疑问，回到湘西世界的行为，对他本身的创作经验产生了极大的改变和影响。尽管沈从文愿意以一枝诗意的笔去穷尽和表现湘西世界的所有美好，然去乡十八年，在他的真实视野下，在当时清醒的理智认识中，真正的湘西世界却是丑陋黑暗穷困堕落的。这个创作间的断裂和创作体验上的变化是我们正视的。

关于乡愁，关于故乡的回忆和想象，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虚构。王德威指出，关于故乡的创作实际上存在一个两难境地，那就是“再现故乡本来的面貌，重组往日生活的情境，却总无奈地带出想象与原欲、文字与世界、回忆与‘往事’间的罅隙”。因此，在对“乡愁”的抒写中，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原原本本地再现故乡的原貌已经是不可能的，过去与现在、当下与未来相互交织，所以他们实际上在过去与现在、理想与现实之间游走，既看到故乡的美好又无法忽视它当下的“失落”。

清楚了沈从文创作《边城》时在创作经验上的撕裂和矛盾的二重性后，我们就更清楚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并不单单是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，而是一种寓言式的悲剧性写作。关于寓言，本雅明概括为面对现代废墟而陷于震惊的人们的一种言说方式，詹姆逊则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概括为“民族寓言”。在他看来，第三世界文本中总存在一个大写的异己读者，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：以个人命运来投射整个社会文化的缩影和冲击。所以在评价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时，詹姆逊认为，如果我们体会不到文本中寓言式的共振，我们就很难恰当地欣赏鲁迅文本的表达力量。套用他的话，如果我们体会不到《边城》作为悲剧寓言式抒写和政治共振，我们也很难恰当地欣赏沈从文文本的表达力量。

所以，在现代性的背景下，“乡愁”不仅仅是对故乡的思念和美好想象，它可以既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乌托邦表现图景，又是针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重要维度。我们所要努力探寻的是透过现象，将现象虚幻的实在内容打碎，在重新的融合中让其真理内容自在地表征出来。沈从文在《边城》中的文字充满张力，彰显着“所说”和“所示”之间的差异和断裂，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将阅读目光停留于文本叙述中的断裂、空白和缝隙。

（摘编自肖琼《乡愁乌托邦与沈从文〈边城〉中的悲剧性表达》）

材料二：

在传统的文化语境中，命运常常被看作不可预测、不可把握的存在，实际上，命运无常才是人生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。在小说中，存在着两条线索：一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诗意叙事，